

◎农村闲置宅基地调查·应对篇

各地因地制宜盘活村庄闲置土地

空闲地渐成村集体增收利器

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马春新 通讯员 厉小伟 初宝瑞

农村闲置土地分闲置宅基地和闲置集体土地。相较于闲置宅基地给村民带来的低收益,闲置集体土地成了很多村庄集体增收的利器。

村委旧址改建面粉厂 空壳村有了收入

闫码村位于章丘市宁家埠镇东北部,有耕地1500亩。“过去,闫码村既无资源优势,又无区位优势,村集体没有收入,想给村民做点事都不行。”闫码村村支书宋立东说。

2012年上半年,闫码村小学合并到宁家埠镇小学。村里小学的房子空了出来,村“两委”就搬到了小学里办公。“原来的村委办公室就是七八间破坯房,早就破破烂烂的了,漏雨什么的都是常态。”宋立东说。

看着空出来的村委办公室,宋立东准备做点事。宋立东争取到章丘市扶持资金15万元,在村委会办公旧址上,以村集体的名义建起了面粉厂、超市。村民集资,购置了石磨面粉加工设备。

“我们村是传统的农业村,以小麦、玉米种植为主。但粮食种得再

好,也赚不了多少钱。粮食种植只能是基础,产品深加工是提升附加值的关键。”宋立东说,“闲着的这块地有1亩左右,建个面粉厂,利润肯定比单纯卖粮食要高。加上这两年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,我们的原生态面粉更吃香了。现在面粉厂一年能挣五六万块钱。”

超市则包给了村民刘俊亮,“原来老村屋子一年1000块钱,现在还没重新定价。但也不会高太多,在村里老百姓买个日常用品,超市没有太多利润。”宋立东说。

通过对村集体闲置土地利用,闫码村集体实现了空壳村脱壳目标。村里有了钱,党支部服务群众就有了底气。修路、建广场,照顾孤寡老人,老百姓尝到了甜头。

荒地上建鱼塘 富了村民和集体

在闫码村,腾出一亩地宋立东觉得很宝贵。但在无棣县余集镇牛王庄村,大片的地都处于废弃状态。“我们这离海边就五六十里地,地都是些没人要的盐碱地,老百姓都能



▲闫码村在村委旧址上建起了面粉厂和超市。

在地里腌萝卜。”牛王庄村村支书张宝挺说。

但这么多地荒着太浪费,怎么发展难住了张宝挺。有一次去博兴县,偶然得知鱼虾套养技术,张宝挺就想在盐碱地上做实验。通过前期的市场调查,请教专家,张宝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

2012年,张宝挺跟几户村民成立了渤瑞淡水虾养殖合作社。合作社把村里的荒地租过来,找来挖掘机挖池子,通上水电,将硬件设施建了起来。

成立之初,大伙都不懂技术。张宝挺来到博兴,跟当地人说:“欢迎博兴人来牛王庄养鱼,谁来我们免

费提供4个鱼塘。唯一的条件是代管周围鱼塘,把技术传授给我们。”

就这样,合作社靠着两个博兴的行家,慢慢掌握了鱼虾套养技术。“进行淡水鱼虾套养,虾池中以投放鲢鱼为主。鲢鱼属于比较凶猛的鱼,吃病死虾。利用鱼虾的生态互补性,模拟生态食物链,进行混养,养殖过程中,病虾、弱虾成为鲢鱼的美餐,大大地减少了虾病的发生率,提高了鱼虾的品质,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。”张宝挺说。

张宝挺告诉记者,2014年,合作社共投放虾苗7000万尾,投放鲢鱼7万条。根据现在的市场行情和发展势头,今年可实现亩产600-700公斤,毛收入2万多元。除去鱼苗、人工等成本,一亩水面能赚一万块钱。

看到合作社靠荒地赚了钱,不少村民也加入了养鱼虾的队伍。“一亩荒地的承包价是300块钱,在鱼虾套养的模式下,能把闲置地价值发挥到最大。”张宝挺说,“把村里的荒地利用起来,不光是村民受益,村集体也实现了增收。”

◎农村闲置宅基地调查·忧虑篇

年轻人不愿意干,从业者年龄普遍比较大

乡村建筑队伍“断层”了

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马春新

当前,乡村建筑行业用工紧缺呈现常态化,乡村建筑队“断层”现象明显。

“现在在村里干建筑的,年纪普遍比较大,40岁以下的几乎没有。”沂源县南鲁山镇芝芳村村民唐慎义说,“挣钱不多,退休后没有保障,年轻人都不愿意干。”唐慎义今年59岁,在村里干建筑已经40年了。

年轻人多选择 进厂打工

在芝芳村,这几年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员越来越少,“断层”现象明显。“2003年的时候,召集四五十个人很轻松。这几年,干建筑的人越来越少,召集队伍越来越难。”村民唐敬文说,“我今年50岁,在建筑队算是年轻的,40岁往下的一个没有。”

在东阿县高集镇程楼村,情况很相似。程楼村村支书程镇旭说:“在我们这儿干建筑行业的,年龄普遍在50岁左右,年轻的没有干的。”

在唐敬文看来,挣钱少是从业者减少的主要原因。“干建筑,一年最多能干200天。按一天120块钱算,一年能赚24000块钱,平均下来每个月就2000块钱,还不如到厂子里上班挣钱多。”唐敬文说,“在农村盖房子,拖欠工钱的现象比较普遍,给钱不及时。拖时间长了,发不下工资去,工人就不跟着干了,很多建筑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解散的。”

唐慎义告诉记者:“在农村干建筑,干一天的活挣一天的钱,年纪一大,干不动了,就没有了经济收入,退休后没有保障。就拿我来说,现在趁着还干得动,得多赚点钱养老。如果能解决建筑工人退休

后保障问题,说不定能留住一部分人。”

程镇旭说:“这几年,农村盖房子的也少了很多,现在村民在城里买房很普遍,大都不愿意在村里盖房,村里没多少活可干了。”

人员不固定 有活时才聚一块

“在生产队的时候,村里就有一个建筑队,从大队分地后,开始有人带头自己干,成立新的建筑队。那时候建筑队的人员很固定,没点本事,进不了建筑队。不像现在,不再有固定的组织形式,有活干的时候才临时聚在一块。”芝芳村村民唐慎义说,“以前跟着工头干,现在谁能揽过来活,就跟着谁干。”

唐兆才是芝芳村有名的老木

匠,干了37年木工活,现在专门干农村装修的活,他有自己的工友圈。“活少的时候,大家各干各的。活多的时候,一个人干不过来,就找朋友帮忙,揽活的人只需要给帮忙的人发工资就行了。”唐兆才说,“我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,大家关系处得都不错,就形成了一个圈子。”

“村里没有固定的队伍,现在揽来活,都得到村里临时找人。以前村里人想干活,得请我吃饭。现在反过来了,想找人干活,先得请大家搓一顿才行。不好好请,还请不来人。”芝芳村村民唐慎义能从外面揽来活,一揽来活,就到村里组织人手。

传统手工活 没人继承

“不跟着师傅学,自己琢磨不出来。我们那时候学手艺,得正儿八经地拜师,逢年过节都得到师傅家里看看。”唐慎义说,“师傅选徒弟也很严格,得看资质。我跟师傅学手艺的时候,村里别人也想学,师傅觉得他们资质不行,都没收。”如今,从事建筑行业的人越来越少,石匠的手艺没人继承,唐慎义觉得很遗憾。“我干不了几年了,现在又没人愿意学这些手艺,想找个徒弟不容易。这些手艺传不下去了很可惜。”

和唐慎义的情况差不多,唐兆才的木工活手艺也找不到继承人。“以前学手艺,得跟着师傅学三年,叫做‘门里徒’,三年时间跟着师傅干,师傅只管饭钱。那时候,师傅愿意带就高兴的不得了。不像现在,每天给开工资,也找不到人学。”唐兆才说。

程镇旭说:“以前农村人置办家具,都需要木匠手工打,那时候学门手艺,到哪里都能吃上饭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什么东西都能在商场买到。学手艺挣不了几个钱,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了。”

大型系列组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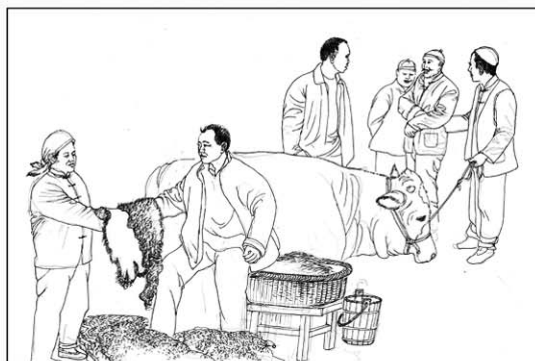
乡村记忆

七行八作



十九、算卦先生

脚下识路, 竿点四方; 测算吉凶, 占卜阴阳。
世间百态, 了如指掌; 目盲心明, 指点迷惘。



二十、经纪

仨月一会, 五天一集; 乡里乡亲, 往来交易。
讨价羞口, 拜托经纪; 袖口摸指, 别八捏七。

绘画 王德超 王珂
撰稿 王中